

重访溪口抽水蓄能电站

徐国平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应电站领导的邀请,专程前往宁波溪口抽水蓄能电站,参观电站的发电抽水、变电输送设备、上下水库、输水系统和电站运行情况。这是我时隔26年后,重访这座国内第一座建成发电的中型抽水蓄能电站。

当年,我曾参与过电站的筹建工作,一进入厂区,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岁月如歌,流年似水。26年过去了,电站风貌依旧。我欣喜地耳闻目睹了电站在宁波电网中发挥的调峰、填谷、调频等重要作用,并经过上下库扩容,增加了发电调节能力,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公司运行管理也上了一个台阶。

抽水蓄能电站是利用水的落差,在电网用电高峰时从上库放水,带动水轮机发电,输送给电网。在用电低谷时从下库抽水提升至上库,解决电网电量过剩问题,这是间接储存、调节电能的一

种电力生产方式,具有良好的调峰填谷、改善负荷曲线,提高电能质量的功能。世界上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1882年诞生于瑞士苏黎世。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拉开了序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宁波市为了缓解用电负荷严重峰谷差的矛盾,从1993年开始筹建溪口抽水蓄能电站。由甬港合作建设,注册资本2.2亿元,其中港资占25%,其余由宁波市和各区(县、市)投资参股(奉化至今仍有部分股权)。1994年2月电站正式开工建设,当时我在奉化市政府工作,参与了有关筹建工作,分工负责溪口上白、五林村的土地、山林、水库(塘)的征用补偿工作。1997年12月首台机组并网发电,1998年6月两台8万千瓦发电机组通过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是全国第一座建成发电的中型抽水蓄能电站。

我首先来到位于茗山岭山顶、海拔328.5米的上水库。站在大坝上,目睹水库内碧波荡漾,在周边山色映照下熠熠生辉,如同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我不禁对陪同的电站

领导建言:这里有很好的自然景观,只是鲜为人知。如果能与下水库和电站的发电抽水、变电输送设备连接起来,加上电力科普方面宣传内容,是一个不错的工业旅游项目。既能让游客观赏山顶水库的美景,又能参观发电输变电设备,了解水力发电特别是抽水蓄能发电的知识,这对中小学生和青少年特别有教学意义。电站领导很认同,说正在向旅游部门推介。

接着我又参观了库容100万立方米的下水库,这是当年利用上白村一个小水塘改建的。上下水库通过一条总长1000余米、直径3.2米的输水管道连接,使水资源日夜循环使用,变成绿色、环保的能源。

走进地上四层、地下六层的主厂房,总体感觉厂区布局严谨、规整有序。在地下第三层和第五层,两台从瑞士引进的发电机电动机组和水泵、水轮机正在正常运行。机房内没有大的噪声,地面上看不到水渍。变电输送设备在附近的室外整齐地排列着。经过二十多年的运行,各种设备和设施仍完好如新,所

有安全措施都很到位。整个厂区芳草如茵、繁花似锦,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工厂”的形象。

听电站领导介绍,电站自投入运行以来,大力弘扬“和谐、简约、务实、求新”的企业精神,培养锻造了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年年高质量抓好设备维修保养和安全运行,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26年来共发电40.14亿度,向奉化上交税收2.4亿元,是宁波电力系统经济、安全、稳定生产的重要支柱。当谈及企业的发展方向时,公司总经理老周对我说,在目前太阳能、风能、风能等绿色环保能源开发建设的同时,抽水蓄能仍是电网调节电源开发建设的重点,公司已经作了二期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因为有溪口状元山落差大的地理优势,且有一期建设管理的成功经验,有可能获批再上二期项目。那时候这个大型蓄能电站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非常可观了。期待二期建设能尽快启动!

三味夜话¹⁰²

海洋文学与现代叙事

杨洁波

4月春盛,三味沙龙荣幸地邀请到了山东省作协副主席、《青岛文学》主编李林芳女士来做客。李林芳是国内知名诗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等重要文学期刊,著有个人诗集《素花襦袢》《艾润诗草》等,曾荣获多种诗歌奖项。青岛和宁波都是海港城市,地域文化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李林芳为文友们作了题为《海洋文学与现代叙事》的讲座。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吴德星在《人文海洋普及丛书:海洋文学》一书中曾介绍过,中西方的海洋文学,对海洋世界的探索与心灵世界的探索是同步的。人类对海洋从恐惧到征服再到和谐相处的态度转变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拓宽自己灵魂深度的过程。海洋文学所做的,就是以它富有激情和力量的彩笔,勾画出了这一过程中人类幽深而丰富的灵魂世界,让我们看清自己的脸庞,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去寻找通向自由的道路。

从《山海经》到《镜花缘传奇》,从《鲁滨逊漂流记》到《老人与海》,从《海的女儿》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些有关海洋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神秘的气息,充满了人类对未知、对大海的向往,带有海洋文学作品独有的摄人心魄的美。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杨志军曾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讲述了一群“另类”音乐人追寻梦想的故事。小说涉及集装箱码头、造船业、轨道交通、钢铁厂、纺织业……每一个行业都是一支乐队,构成色彩斑斓、独树一帜的城市和声,就像是一部多声部的大型音乐作品。小说主人公郭翔以当代青岛航海家郭川为原型。郭川在他的职业帆船生涯里创造了无数个第一,尤其是2012年11月18日到2013年4月5日,郭川驾

驶“青岛号”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海上航行,途中经过南美洲最南端素有“海上坟场”之称的合恩角和南非西南端涌动着“杀人浪”的好望角,最终创造了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世界纪录。2016年10月25日,郭川在美国夏威夷海域不幸失联,但他向往自由和勇敢探索的精神仍在不断激励着后来人。

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奖。在书中,他把探索大海的潜艇誉为“第四极”,与南极、北极和太空之极并列。他亲身前往太平洋海域参加“蛟龙”号的科考工作,历时近两个月,经历了台风大浪的考验,取得了大量第一手鲜活丰富的素材,用真实生动的笔墨讴歌了奋战在前线的科学家和试航员们。

近年来,青岛海洋文学作品还有很多,李林芳如数家珍般介绍了赵德发《黄海传》、艾玛《跟马德说再见》、米荆玉《海怪》等等。奉化作协主席、诗人高鹏程近年陆续完成了一系列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出版了诗集《大道蔚蓝》,他也为远道而来的嘉宾介绍了宁波的海洋文学。追溯历史,从战国时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到俞大猷、汪直、郑芝龙等历史名人,再到近代的“庆安会馆”“宁波帮”,宁波与海相生相伴,大海的广阔和开放激励着宁波人的梦想远航。宁波作家雷默刚刚完成了长篇小说《水手》,象山作家赖赛飞创作了一系列极有文字质感的散文,我们奉化作家也推出了许多海洋文学作品,比如沈潇潇的《品味宁波湾》和虞燕的《小岛如故》等。

时至今日,海洋文学早已不只是船、岛屿和未知,而是时代的日常叙事的一部分。

遇见一只抱窝的小鸟

王林军

几乎每一天,我都会走过去看看。也几乎每一天,我都见它静静地趴在那里。

它是一只小鸟,具体是什么鸟,我也不认识,但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这是一只美丽的小鸟。其实,又有哪一只小鸟,不是这世间美丽的精灵?

单位院子里,种了一棵罗汉松,高3米不到。一天,我从罗汉松下走过,影影绰绰,瞥见罗汉松的枝丫间,筑有一个鸟巢。走近细瞧,发现鸟巢上还趴着一只小鸟。

我绕着罗汉松,找不同的角度看;我眯着眼睛,伸着头颈,想要把它看得更加真切……我看小鸟时,小鸟也看到了我,可它并没被我吓跑,依旧自顾自地静躺着。

常理不该是这样,难不成这只小鸟的胆子特别大,或者它受了伤,不能飞?可仔细看它,也不像受伤的样子。如此这般,我在下面呆呆地看着,它在上静静地躺着。

春光这么好,山青了,水绿了,到处都在发芽,到处都在开花,到处都是盎然的春意……可它竟然就这样呆坐着,不像我们,大多时候是被工作和生活束缚住了身心,它应该有的是时间和自由,何况还比我们多长着一双翅膀,可以御风几万里,潇洒走天下。正以为这是一只傻鸟时,脑海里却突然蹦出了“抱窝”两字。

想到“抱窝”,再抬头看看这一只小鸟,心里莫名就有了欢喜。可惜我不是画家,不然定给它画一幅《春鸟抱窝》图;可惜我也不是诗人,不然也定给它作一首《春鸟抱窝》诗。虽然我什么都不是,但我的那颗心儿,从那一刻起,照样还是被它勾了去。

从此,每天一上班,头件事儿,就是兴冲冲、急忙忙地向着那棵罗汉松走去,走到一半,再换成轻手轻脚的姿势,慢慢靠近,慢慢抬头,悄悄地看着它一眼。有时下雨,不免担心,又撑着伞过去看。它倒十分安然,淋着雨,依旧安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心无旁骛,仿佛入了禅定,仿佛浑然忘了身外的一切。

那一夜,电闪雷鸣,风狂雨骤。躺在床上,想起这一只抱窝的小鸟,不禁替它忧愁了一晚。第二天,早早起来,早早赶去单位。见罗汉松安好,罗汉松上的鸟巢安好,鸟巢上这一只抱窝的小鸟同样安好,一颗心算是踏实了下来,并有一种“岁月静好,山河无恙”的小小欣慰。再看这一只小鸟,经历了一夜的风吹雨打,它的目光和神态,却还是那样的温和平静,隐隐透着母性的光辉。

谁也不能小瞧一只小鸟的力量,尤其是一只正在抱窝的小鸟。我想,这既是自然的密码,也有着母性的加持。

我心里,很想看这只小鸟能离开一会儿,可以让我看看鸟巢里的情形,也可证实一下我对它正在抱窝的这一猜想。然而,它竟是这般的尽心尽力,这许多天来,就一直没给我这个机会。机会终于来了。我起先是一惊,怎么突然没了小鸟的身影,但很快便想到,可能它出去觅食了,也可能是受了春光的召唤,去稍稍活动一下筋骨。正好逮着这个机会,我使劲踮起脚尖,使劲伸长头颈,往鸟巢里张望。啊哈,果然让我看到了一枚鸟蛋,那么白璧无瑕,那么完美无缺,在春天的阳光里熠熠生辉,散发着清亮圣洁的光彩。透过蛋壳,我仿佛已看到了新生命神奇的脉动。

自打遇见这只抱窝的小鸟,我感觉到这个春天特别的美妙,也特别的光彩熠熠。我默默地关注着它,祝福着它,我和它一样,都在期待着它的小鸟,破壳而出,引吭高歌……



守护宁波湾 韩晓霞 摄



来到茶园记起自己
曾是先秦的采诗官

茶叶还是数万年前的颜色
茶女还有几千年前的神色
蜻蜓还担任世代看护茶园的角色
它们翅膀闪亮 肯定遇到了兴奋的事儿
鸟鸣还是从黎明口中滑出来
山歌还有山乡人心中的温暖
泉水还是不改一腔地方口音
它们潺潺切切 不时散发奶香味儿
从广场到茶园就是经典恢复土风
风吹衣角 记起自己曾是先秦的采诗官
不必介意程序与礼仪
采诗官首先是一位摇头晃脑的诗人

在春天的茶园里(外一首)
原杰

茶院总是越来越青翠
茶芽总是越来越芳香
在春天的茶园就要爱得芳香青翠
蝶翅总是越来越耀眼
蜂鸣总是越来越欢快
在春天的茶园就要爱得欢快耀眼
鸟雀总是一声接一声呼唤
溪水总是滔滔不绝地倾诉
在春天的茶园就要爱得不厌其烦
是今年的风吹醒去年的茶园
还是今年的茶园找出去年的风
总之 风正翻动我心中脱水的爱



立夏吃“软菜”

虞燕

每每临近立夏,软菜的存在感似乎突然增强了,主妇们碰面,三句话不离软菜,“要软菜去我家地里割啊”,或者“立夏快到了,今年软菜还没着落”之类,总之,立夏就必得有软菜,不然,没法好好过节。

我家屋边的地里种有少量软菜,一株挨着一株,很旺盛的样子。软菜的叶片宽大浓绿,看起来皱皱的,摸上去却如丝绒般光滑,还蛮特别的。小时候贪玩,不小心磕破皮,母亲随手扯两片软菜叶子,捣烂,敷于伤口,说是能止血。

我少时并不爱吃软菜,主要受了“立夏吃软菜,背脊像门板”那句话的影响。背脊像门板,意即挑得

动担,干得了重活,身体健壮,可毕竟女孩子背宽不好看了呀,更不适合穿花裙子。那个王家道地的阿青婶,肯定吃多了软菜,肩背宽又厚,整日穿得跟男人似的。我那会正对月饼盒上的美人着迷呢,纤细,柔美,从没见过哪个美人背脊像门板的。我怂恿弟弟多吃软菜,男人就

但母亲又有了新的说辞,吃了软菜,夏天不会生痱子,皮肤会像软菜一样柔滑,而且可以免除蚊虫的叮咬。这就让人为难了,我也很想皮肤滑,不被蚊虫叮咬啊,那就稍微吃一点吧,不敢多吃,怕背脊宽。后来听隔壁的莹莹妈说,软菜只有不切碎,整个叶子煮着吃,才

会背宽, 健硕。我这才彻底对软菜放下戒心。

立夏那日,饭桌上可少不了软菜豆瓣羹。软菜切细,新鲜倭豆剥肉,两者加水同煮,“咕嘟”声响起时,慢慢倒入调好的淀粉汁,汤汁逐渐变得浓稠、透明。起锅前最好撒一点咸蛋碎末,那么,软菜的软滑和倭豆瓣的鲜糯里,就会立马增添一股酸溜溜的香。这道羹一做便是一锅,得趁热吃,直吃得微微出汗。吃完,顿时感觉皮肤都滑了不少。

关于软菜,还有个听烂了的故事。据说南宋时,金兵入侵中原,康王赵构为了逃避金兵,从临安(今杭州)到明州(今宁波),跨洋过海逃到昌国(今舟山)。赵构刚刚弃舟登

岸,金兵就尾随而来,他慌不择路,直接从蔬菜田里踩踏而过,把蔬菜踩得面目全非。谁知当天夜里下了一场春雨,这田里的蔬菜第二天居然恢复了原貌,且长势喜人。于是,民间就把这种蔬菜称为“御菜”,“御”在方言里音如“软”,所以就叫“软菜”了。

那时候听得似懂非懂,反正这菜跟皇帝有关就对了,上初中时偶然得知,“御菜”是有学名的——“蕹菜”。蕹菜,君踏,帝王踩踏过的蔬菜,这么说来,还是逃不过皇帝去。

自此,立夏吃“软菜”便又多了个祈望,如着蕹菜那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但整个夏天不重复不重复,而且终年都能生机勃勃,体力充沛。